

胡
仲
子
集
一





集子仲胡

(一)

撰翰胡

胡子集序

古之魁士名人。類必有宿儒以爲之師。考道問業。得其薪傳。然後其經明。其行修。其立說著書。始深于淵源而有本。蓋嘗于吾宗仲申先生見之矣。先生名翰。字仲申。仲子其別號也。洪武初。爲衢州府學教授。少受業于蘭溪吳正傳。浦陽吳立夫。學爲古文。中歲復從許文懿遊。文懿者。金仁山先生之高弟。講明朱子之學。而兼擅文章者也。先生誠敬之學。不及其師。而湛深經術。于儒先之書。靡不精誠研究。貫穿淹通。故其爲文也。如天馬之行空。如神龍之戲海。如石之韞玉。而山自生輝也。如水之懷珠。而川自明媚也。其爲詩雖不多見。然體格超卓。迥出一時。故朱竹垞作靜志居詩話。論金華詩人。獨以先生爲巨擘。是編借鈔于應敏齋方伯。係寫本。間有殘闕。無從校補。其中訛舛。姑就其可考者正之。餘仍缺如。先生文九卷。詩一卷。與四庫書目符。首序者。其故人宋景濂也。嗚呼。先生往矣。其文與詩。在明時莫不知其可寶。垂今五百餘載。稍稍沈晦矣。而猶得全書以重鐫之。非獨先生之幸。蓋亦斯文後起者之幸歟。然而先生之文章。皆深得二吳許氏之法。此其所以傳也。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胡仲子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嘗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弗論也。行之爲事功。宜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鄰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邵。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

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嘆先生之善學古文。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洪武十三年秋八月癸酉。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郡宋濂謹序。

胡仲子集目錄

卷之一

衡運

尙賢

五行志序論

卷之二

慎習

廣原道

越人災異對

醫前論

讀喪禮

卷之三

擇術

勸言

正紀

井牧

犧尊辨

皇初

二生對

樂善論

羅文質公集鈇論

紀交

琴釋

醫後論

原芝

書常九成事

元憲宗諭功臣誥

禡牙文

敬齋說

書聽香亭集句後

雲泉釋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答汪秀才書

與孔元夫按察書

卷之四

歷代易覽序

古樂府詩類編序

王氏數學舉要序

風水問答序

趙氏合族詩序

吳氏家慶集序

三老圖序

缶鳴集序

屠先生詩集序

送徐文昭序

送胡正辭序

黃巖戴氏合族詩序

鄭氏義門詩序

卷之五

心學圖說序

送趙子將赴北序

贈楊載序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青霞洞天游記

卷之六

孔氏家廟碑

越國公廟碑

成趣軒記

樂道齋記

愚齋記

卷之七

深溪王氏祠堂記

華川集序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送祝生歸廣信序

送葉通判詩序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有序

新修廣濟廟碑

天機流動軒記

畏所記

芳潤齋記

知本堂記

清風樓記

悅親堂記

安樂窩記

滄州趣軒記

白雲亭記

煮石山房記

樽菴記

爲善堂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卷之八

嘉禾頌

瑞竹贊并敘

文官花贊

南極老人贊

怡顏齋銘

處約齋銘

敬身齋銘

無逸齋銘

漢樓題研銘

居易齋銘

尙節齋箴

嚴氏子字辭

褚士文字說跋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宗忠簡公告身後

鄭北山復官誥跋

劉公亮誥命跋

范賢良帖跋

文與可萬竹圖跋

懷素墨蹟跋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蘇平仲瞽言後跋

童中州和陶詩後跋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書王秉

翁傳

書劉府君墓銘

書朱氏家慶圖

卷之九

謝翺傳

胡義士墓表

譚榮甫墓誌銘

韓復陽墓碣

宋吏部侍郎朱仲文奏藁跋

王右軍東方朔贊跋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北山紀游總錄跋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書賈節婦傳

書尊生子傳後

鄭仲涵像贊

趙氏大墓表

何遁山墓誌銘

蔡基先墓誌銘

王子智墓誌銘

吳季可墓誌銘

商節婦誄

友琴生朱原良小傳

卷之十

弔董生文

憫貞淑文

東征詩有序

招鶴辭

白鹿引

少梅賦

湘筠辭

于薦于歌

風雷引

長清操

思沂操

越水操

長山操

瞻彼日矣

之子于征

新城頌頌

南箕長好風

冬日何可愛

日出照高樹

鬱鬱孤生桐

人生苦偈側

維南有佳鞠

擬古

示順生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寄陳子尚錄事

臥龍岡觀賈秋壑故第

夜過梁山灤

書黃賀州平蠻事後

夜宿寶石精舍

南京遇蘇平仲編修

命童

張節婦

贈鄭生叔車

游仙詩

雜興

呂梁碁

爲清堂爲國子生張伯高賦

西村老人隱居

京口紀行

歸故山

青霞洞天偕章三益食事觀石枰

桐谷山房

胡仲子集卷一

明胡翰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衡運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爲恆。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鼎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龜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育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之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

也。夫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霸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莽莽。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曉秦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霸之別。定次于篇。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與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厯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兩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恆山之右。循塞垣。至於濊貊。胡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有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卽位。汜水之上。蕭王卽位。鄴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

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驚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而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祿。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避。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倖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閒。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沖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沖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沖。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傳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閔天。秦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傳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